

無名

「无名」



「英雄」

张艺谋《英雄》拆解

主编 / 顾晓鸣

编著 / 李叙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无名”斗“英雄”

——张艺谋《英雄》拆解

主编/顾晓鸣
编著/李 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名”斗“英雄”:张艺谋《英雄》拆解/顾晓鸣编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3.1

ISBN 7-5391-2187-4

I . 无… II . 顾… III . 张艺谋 - 电影影片 - 电影评论 IV .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156 号

“无名”斗“英雄”/顾晓鸣

责任编辑 彭学军 方 敏

装帧设计 黄 震

出 版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邮编 330025)

网 址 <http://www.21cccc.com>

发 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图书发行公司

承 印 者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91-2187-4/1·530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772)

目录

序 / 001

大众影评,网话文时代无名们的铁箭

开场白 / 004

从《红高粱》到《摇啊摇》到《英雄》

《英雄》何为 / 014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英雄 The Hero / 015

《英雄》是什么? / 017

“英雄”是秦始皇么? / 021

《英雄》向观众传达的最大信息 / 023

《英雄》出世 / 026

有钱能使鬼推磨

《英雄》首映 / 027

12月20日纪事 / 027

深圳10月24日-10月30日 / 029

《英雄》北京首映式 / 031

《英雄》场外的一部《英雄》大片 / 035

2004年贺岁片 / 037

引言 / 037

剧情 / 040

冲奥斯卡 一定要冲奥斯卡 我们要走国际路线 / 042

从开机到关机 / 052

英雄大事记 / 057

为何要“英雄” / 060

《英雄》的后现代游戏 / 063

《英雄》影像 / 065

目录

各器官中，眼睛最蠢，耳朵最钝	
我为什么想看《英雄》 / 066	
俯视《英雄》 / 069	
人体彩绘 / 075	
拆解《英雄》之经典 / 081	
《英雄》VS / 087	
VS的辩护 / 089	
无名采访——我眼中的《英雄》 / 091	
凡人爱英雄 / 097	
《英雄》观后感 / 100	
给《英雄》新标准 / 103	
对《英雄》的理解 / 107	
后现代《英雄》影象和实体大反转 / 109	
《英雄》替身 / 111	
有名与无名没有界线	
把明星剥掉了一层光亮	
李连杰 / 113	
无名饰李连杰 / 114	
无名 身份：刺客 武器：快剑 / 116	
无名箭射无名 / 118	
李连杰——惟一的内地产国际打星 / 120	
梁朝伟 / 123	
残剑饰梁朝伟 / 124	
残剑 身份：刺客 武器：残剑 / 126	
无名箭射残剑 / 128	
梁朝伟——王家卫御用男演员 / 130	

目录

- 张曼玉 / 134
 飞雪饰张曼玉 / 135
 飞雪 身份:刺客 武器:飞雪剑 / 137
 无名箭射飞雪 / 139
 张曼玉——香港最国际化的女演员 / 141
- 章子怡 / 144
 如月饰章子怡 / 145
 如月 身份:残剑丫环 武器:圆月弯刀 / 148
 无名箭射如月 / 150
 章子怡——“张艺谋制造”女演员 / 152
- 甄子丹 / 155
 长空饰甄子丹 / 156
 长空 身份:刺客 武器:银枪 / 158
 无名箭射长空 / 160
 甄子丹——香港半红不黑专业武打男演员 / 162
- 陈道明 / 165
 秦王饰陈道明 / 166
 秦王 身份:王 武器:虎狼之师 / 168
 无名箭射秦始皇 / 170
 陈道明——内地“专业”皇帝演员 / 172
- 六太英雄 / 175
 表演艺术家和角色:谁是替身? / 176
 灵魂缺席的英雄盛宴 / 178
 英雄的色 / 184
 无名箭射视觉英雄 / 188
- 杜可风——王家卫御用摄像 / 190

目录

- 谭盾 / 193
 谭盾说《英雄》音乐的创作过程 / 194
 无名箭射听觉英雄 / 196
 《英雄》音乐全面解读 / 198
- 程小东 / 200
 程小东卖假 / 201
 非看不可的四大战役 / 202
 剑术会如此血腥吗? / 204
 无名箭射武打英雄 / 206
 程小东——香港家喻户晓武术指导 / 208
- 《英雄》未来 / 211
 无名成英雄时,英雄成了无名
 英雄的想像 / 212
 哗,英雄! / 215
 历史变成胡扯 英雄终于未来 / 220
 英雄盖市 / 223
 法院! 冲刺
 《英雄》加播广告侵权
 杭州《英雄》消费者索赔 / 227
- 宇宙级开明法庭
 ——受理“长空”告“秦王”、“无名”等违反忠诚协议案 / 229
- 后记 / 231
 论网话文时代
 一个观众在影评中的地位

序

大众影评， 网话文时代无名们的铁箭

《英雄》最大最酷的创意是伴随着成千上万普通秦兵(一种有组织的杀手)的“秦啸”(一种有组织的起哄)凛冽的黑箭。黑箭以天文数字计的数量射向手无寸铁的“无名”，宽阔台阶上已立着八百名弓箭手，一起张弓搭箭，瞄准了他！他将被这黑压压的箭刃撕碎！

嗡！黑箭齐发！将无名吞噬掉！（《英雄》，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第252页）

面对这精心组织的乱箭，无名的英雄只有死路一条。

看《英雄》，什么都可能遗忘，但这恐怖之极的黑箭射杀英雄无名的一幕，任何人都会长留于视网膜、脑海和梦境之中。

难道这就是如谭盾所说的“视觉的盛宴”？视觉的杀人狂和碎尸万段的恐怖展现？不管怎么样，对赤裸裸暴力的渲染和喧嚣，通过Rudolf Anaheim 所谓的

“完全电影”(complete film),利用画面、色彩、音响、服装、场景、表演以及拍摄的高科技,强暴了观众的眼睛、耳朵和心灵。商业的铁箭,通过掌控一切可以掌控的媒体,精心策划,在时间上读秒、在空间上选点的集聚性酷射,可以杀死感性的品味和理性的鉴赏,造就追名星追大腕追形式追巨片追深沉的“傻瓜”波普大众。无名的观众虽说也被人称为真正的英雄,但在“大王,杀,大王,杀”的“风风风”中,也得面对《英雄》的黑箭阵。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因为有了网络。

有了网络,不是大腕和大款的真正的“无名”们,虽说也没有什么强弩和锐箭,只是由个人观片后发的思想,但足以汇聚成不似铁箭、胜似铁箭的批评的箭阵。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策划。

但这是“网啸”,“无名”们自发地对一部文艺作品最朴素最直观的反应。

在一个日益民主的世界里,在一个经受市场的“民选”的电影行业里,箭其实不在大王手里,也不在大王的士兵弓箭手手里,决不会再弄出“X 啸”的阵箭,而无名的观众也不会千人一面,万人一见;倒是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评语,组成拆解的利刃,使一切大众文艺脱落炒作而成的画皮,显出真相。

见诸中外网站的网友的见解精彩纷呈,但限于知识产权,本书除了我们自己撰写的之外,只使用已惠赐转载权的网友的作品,加上综述,大致反映了网上网下无名大众对《英雄》的观感。当然,轴心的观点是主编的,体现为全书的结构、标题和重点排出的篇什。

影评蜕化为影片宣传广告炒作的情况存在已久,但仍有一些影评人希望有一点点真正英雄的气息。本书编者之一顾晓鸣,作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的成员,与同仁们有志于此亦久矣。本书另一位编者李叙,自社会性网络诞生之初(美国的Prodigy网,意为“天才”,也是“英雄”的意思),就介入网话的写作、音乐、动画、摄影、时尚、商务、教学等。对全球网站和网络文艺,如“MashiMaro”(流氓兔)、“Pucca”(中国娃娃)进行过深入的评析。《英雄》只是这项工作的又一对象,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我们所倡导的“文思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和赢利的清晰标本。也给这种产品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关系的探讨提供个案。

《英雄》的确可能给低迷的中国电影行业注入商业的活力,但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电影市场,有赖于多声音、多维度的影评,从而产生电影艺术真正有价值的巨片和大作。

而在网话文时代,无名观众自发而混沌的影评,既是电影艺术的电子称,又是电影市场的温度计。于是,“无名斗英雄”也成了新世纪影评的一种隐喻。

希望《“无名”斗“英雄”》也成为影评的一种启示录。

《英雄》之后,将有新的《英雄》进入无名的射程,敬请期待。

开 场 白

从《红高粱》
到《摇啊摇》
到《英雄》

张艺谋的历史题材电影的文化悖论

张艺谋《红高粱》的成功,《摇啊摇》的失败和《英雄》的当下争议,贯穿着一条红线——

以下是顾晓鸣 1988 年 11 月 20 日在台湾地区《中国时报》<顾晓鸣专栏>中发表的评论《红高粱》的文章(只字未改)

愈长愈高，越开越红

——《红高粱》为何会一再得奖大获全胜

作品跟人一样，一旦获奖，各种“意义”的分析和评估，都会自动地上升为某种理论形态，似乎不引出点带普遍意义的结论，就有点亏待那个名声和荣誉。张艺谋的《红高粱》获“金熊”大奖之后，此种效应同样发生，我因为生活在同样的人类文化构造之中，故本文也是这种效应的表现。只是与一般的视角稍有不同而已。

对于《红高粱》之能获胜，热衷从道义思考的人，马上把问题提到“人性”和“国民性”的高度，尽管褒贬正好相反。结果，我发觉人们似乎不是在评论一部供一般人看的电影，而是在解析一种高深的教科书。认为这部作品弘扬“不可压抑的人的生命冲动”和认为它用家丑取悦于洋人的评论家们，恐怕是过分关注于从艺术外的方面，对作品加以“意义的概括”了罢。

其实，张艺谋在导演阐述里面清楚地指

在最近出版的《国际电影指南》年鉴中，张艺谋的《红高粱》赫然被选为国际十大佳片，名列第二，《红高粱》的醇度究竟如何，且看大陆学者说法——

明了，他要用传奇的夸张的故事和表现手法，使观众看得轻松一点、有味一点。也就是说，在这一代受过正规电影理论教育和高深电影技巧训练的新导演中，张艺谋明确地扬弃孤芳自赏死啃“电影语言”极尽雕琢能事的学院派道路，而自觉地在乡土的日常生活的“语言”（广义，包括一切含有意义的事件），和世界性的电影手法的“语言”之间，创造自己独特的电影语言；并且无意于文以载道。

世界性的大奖都是奖给都有自己独特语言的人的。

在我看来，《红高粱》之所以获大奖，全在于它在世界电影之林中，提供了一种既是彻底中国式的，又是完全能让世界行家和观众一听就能懂的电影语言文本。

此话怎讲？张艺谋成功的奥秘在于，一方面，他把原小说中那些同一特定历史相联系的情节和表现进行扬弃，使之成为人类普遍的经验。人们在那些汉子和妹子们的动作言词中感悟到的已不是一般好人坏人的故事了，故事的若干情节只是契机，要引发的欲是人类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他恰恰提防着把这种经验变成抽象的教条式的东西，而全力以乡土式表象出之。而这种乡土式表象和世界性经验的结合，反映到作品的技术方面，张艺谋事实上已为我们暗示了一条很值得思考的路子。

《红高粱》出自这位“洋”不厌其新潮，“土”敢于在泥地里滚打的导演，就不是偶然的了。张艺谋也就避开了学院式“高级”影片那种拷贝卖不出去的尴尬，和沉溺于俗民猥琐生活表象的“低级”电影的狼籍声名。

正在热门的“旧上海题材” 到底是个啥？

旧上海的题材开始热门，于是这个话题也开始热门。这话题的热门，多半缘了陈凯歌、张艺谋和陈逸飞三部电影的开机和宣传。但是把眼界放开一点，便发觉旧上海的题材远不止这些流氓加妓女之类，尽管这曾被那时偏激的文人看作“海派”的标志。不久前播放的由严顺开和林锡彪主演的《王先生和小陈》（根据叶浅予当时的漫画改编），也以海派自居，显出昔日上海小市民的无奈的面目，作为今日大上海小市民的镜子。再想开去，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影视作品也应属于“旧上海的题材”，至少像《上海一家人》更是地地道道的“旧上海的题材”了。

于是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了，今天成为热门的“旧上海题材”意味着什么？

是上海首当其冲经受西方文明冲击和压迫所作的回应？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铁轮无情辗过留下的现代痕迹？这些或许与被殖民者的苦难相比，仍谈不上荣耀，但毕竟体现着上海在古老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被历

以下是顾晓鸣
1995年担任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刊物《当代
电视》执行主编时撰写
的评《摇啊摇》的文章，
发表于该刊1995年第
二期

史推上的前沿地位。上海曾经历过的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确也可成为今日的某种镜子。但今日成为热门的“旧上海题材”似乎又不是指这些。

它们不似《子夜》，不似《上海屋檐下》，不似《七十二家房客》，不似《上海的早晨》……甚至也不似就在旧上海拍的《乌鸦与麻雀》、《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这些“旧上海题材”像什么呢？

像《大红灯笼高高挂》，像《霸王别姬》……是一种从败落的乡土社会的角度来打量上海畸态的文明，对那种社会转型的颓败亚文化的一种怀乡病。讲的演的是上海，“怀”的却仍然是“乡”。或许陈逸飞与陈凯歌和张艺谋还不一样，他面对的现实情境是完全西方文明及其文化艺术市场格局，因此画什么，“怀”什么，商业上的权衡是无法回避的事，但面对所谓“花花绿绿”的旧上海，究竟看到什么，抓什么题材，刻画什么人物，表现什么情绪，却不是一个“有意”可为的事，这种亲和力与倾向性深埋于艺术家的潜意识之中，有时连自己也觉察不到。

不管怎样，从《红粉》到《风月》，从通俗的港台上海黑社会片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题材是如此雷同和狭窄，富有如此繁多内涵的旧上海竟平面化到这种地步，是内在视野的狭小还是外在商业机制的挤压？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这是老生常谈的辩词，但几个恶棍加上几个好坏两难的角色，配上几个开始善良或者临死良善的“漂亮女人”能否反映人心和人性

的太阳呢？即使有功力做到这一点，在港台妓片赌片既吊起人的胃口、又败坏人的胃口的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热衷于流氓妓女情节的人买椟还珠，而讨厌暴力和女色故事的人会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呢？

恐怕人们在阅读种种关于此类“旧上海题材”的文章时，胃部感觉就已经分化了。

研究好莱坞的学者早已深刻地观察到金钱对电影叙事的强烈腐蚀。张艺谋经历了《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之后，再一次拿起历史题材时，商界的炼狱已经完成，金钱帝国的动作和禅意已了然于胸。真和假，艺术和票房，犹如“无名”和“秦王”之间的对峙和对谈和对决，跨时代的文化感悟赋予《英雄》一种特别的人生和事业的感悟。

有话好好说，以英雄的姿态，寻求幸福时光，已成为步入中年的张艺谋的个人生命史的历史命令，这个历史命令是足以抵御历史故事中关于“历史真实性”、“经典小说原型”、“武术文化本真”之类的“历史命令”（历史的制约性的）。心怀天下，无法无天，天下的票房和天下的奖项是英雄之心所系，为此，一切“无名”的大侠和一切无名的喧哗，都不在话下，不在眼中。

张艺谋的创作气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昂，张艺谋英雄藐视群雄，驾驭群雄，“万物皆备于我”的制高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自己的和同代编导的

最高峰。

踌躇满志，一揽天下，千万麾下，不要太爽了。这是《英雄》透露给我们的最重要信息。

所以，包括我们在内的写评论的文人“无名”，似乎要么像“无名”那样，尽管身怀“十步一杀”的绝技，也不可能伤及《英雄》，因为《英雄》心怀的“天下”实在与你我是两条路子，你我所汲取的电影艺术和历史学术之“剑术”，不过是雕虫小技。我之所爱在于缔造“文思产品”，建立“文思产品”市场，推进电影创作和销售繁荣的“天下”大事上，这些“无名”式文人也不过是内斗不止，如友如敌，嫉妒吃醋，互毁剑术；另一极端，要么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组些公司或工作室，帮助拉广告做炒作，或者一起做“秦啸”状，高喊“大王，杀，大王，杀。”介于两者之间并有学术、艺术见解和良心的文人们，大抵只能不痛不痒，做些“商业文本转为电影叙事”的“做成什么样子就是最好的样子”，或“票房论英雄式”的总结。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时代到底不同了，无名和英雄都一样，不管你腕多大，款多大，钱库多大，名声多大，浪头多大，排场多大，轿车多大，跟班多大，大不过“无名”的人数的“大”。

谁能听见无名的声音？

无名没有名记的追综，无名没有星级宾馆开新闻发布会，无名连一个让公众听到的话筒都没有，谁能听到“无名”的声音？“无名”必须证明他或她已经把威胁“名人”的另一些“无名”骗杀或斗杀之后，才有可能